

【编者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出现了很多文章说不相信努力的意义，然而努力从来不等于成功，而成功也从来不是终极目标。那些终极的梦想，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但在你追逐梦想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一个沉默、努力、充实、安静的自己，你会因为自己做的事情而觉得充实。在距离高考仅剩100天之际，将这篇文章送给所有高三学子以及高一高二的同学们，望你们勤于拼搏，敢于追梦，努力圆梦。

我始终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

卢思浩
豆瓣网



在北京回家的动车上，偶然听到邻座的小姑娘边哭边打电话给家人，她说：“妈，对不起，本来说好赚了才回家的……”她蜷坐在座位上，极力压制着自己的哭声，“但是我尽力了，妈，我不后悔。”

联想起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有人说他始终不相信努力奋斗的意义。然而努力奋斗的意义，真的只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社会所认可的成功吗？

我突然想起我那个日夜颠倒的死党，M。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发来自己设计的封面，还没等我给出评价，他又说：“不行，我还得再改改。”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可他总是不满意。第二天中午

他把改好的设计给我看了看，然后语音另一边的他突然叹了口气。

“你说，我们这样日夜颠倒，这么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问我。

那时我想起一句话，便对他说：“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漂泊异地辛苦奋斗，是因为我们愿意。我们这么努力，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像那个跟我萍水相逢的姑娘打动我的那句话：“但是我尽力了，妈，我不后悔。”

你说登山的人为什么要登山？是因为山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无法言说那难以满足的渴望。

为什么明知梦想很难实现，却还是要去追逐？因为那是我们的渴望，因为我们不甘心，因为我们想要自己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因为我们想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因为我们想要在我们老去之后可以对孙辈说：你爷爷我曾经为了梦想义无反顾地努力过。

诚然，也许奋斗了一辈子的屌丝也还是只是个屌丝，也许咸鱼翻身了也还不过是一个翻了面的咸鱼，但至少他们有做梦的自尊，而不是丢下一句努力无用然后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你不应该担心你的生活即将结束，而应担心你的生活从未开始。

九把刀在书里说过：“有些梦想，纵使永远也没办法实现，纵使光是说出来都很奢侈，但如果没有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

人为什么要背负感情？是因为人们只有在面对这些痛楚之后，才能变得强大，才能在面对那些无能为力的自然规律的时候，更好地安慰他人。

人为什么要背负梦想？是因为梦想这东西，即使你脆弱得随时会倒下，也没有人能夺走它。即使你真的是一条咸鱼，也没人能夺走你做梦的自由。

所有的辉煌和伟大，一定伴随着挫折和跌倒，所有的辉煌背后都是一座座由痛苦构成的高墙。谁没有一个不稳定的青春？谁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一下子把你打垮，也不会有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一步登天，慢慢走，慢慢看，生命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有一个环卫工人，工作了几十年后终于退休了，很多人觉得他活得很卑微，然而每天早起的他待人总是很温和，微笑着示人，我觉得虽然也许没能赚很多钱，但他同样是伟大的。

活得充实比获得成功更重要，而这正是努力的意义。

你相信梦想，梦想自然会相信你。千真万确！也许你想要的未来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也许你一直在跌倒然后告诉他们要爬起来，也许你已经很努力了可还是有人不满意，也许你的理想离你的距离从来没有拉近过，但请你继续向前走，因为别人看不到你背后的努力和付出，你却始终看得见自己。

佳作有约

作为央视开门办春晚的重大举措，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马年春晚从一开始就万众瞩目，受到了观众与市场的追捧。央视意图借冯导的才华提高人们对春晚的关注，而观众则满怀期待地希望看到冯导这位非体制导演与春晚擦出与众不同的火花，一改春晚业已成形的四平八稳形象。

据央视方面透露，除夕夜当晚，全国有202家电视台对春晚进行了同步播出，综合计算出的并机收视率为30.98%，即全国有7.04亿观众收看了马年春晚。不过如果将这一数据与2013年央视蛇年春晚全国并机收视进行对比的话，尽管冯小刚担任总导演令春晚话题倍增，也引来了前期的高关注度。但直播当晚无论是收视率还是收看观众规模都有所微降。

不仅收视颓势，马年春晚刚结束，歌手龚琳娜就在微博上直言春晚多人假唱，知名博主梁欢更发布“假唱名单”，李敏镐、苏菲·玛索、黄渤、大张伟、梁家辉等多人上榜。虽然，央视春晚方面并未回应质疑，但网友挖出了一段大张伟除夕当晚接受采访的视频，他侧面承认了春晚假唱，不过表示要以全国播出标准来看待春晚，“《倍儿爽》是表演唱，看着开心就够了。”此番言论在网上引发热议。

“假唱”曾是电视台的一种通用的播出手段，后来在观众的强烈质疑声中，央视春晚对外宣布了歌手一律真唱的规定，此举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点赞。多数网友觉得，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假唱的借口。真唱是歌手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假唱”好比“假货”，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春晚“打假”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机制。

除了“假唱”遭人吐槽，语言类节目创新不足是马年春晚的另一硬伤。“想死你们了”的冯巩给大家带来小品是《我就是这么个人》，他饰演的依然是个小人物，身为编剧的他多年来写一部黄一部，写到最后只剩下一部作品，人送外号——黄剩一。年前，为了巴结领导，他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并雇了名搬运工送到主任家，想通过送礼保证剧本的发表。而主任家的小保姆几番“退休”与“返聘”以及“拒聘”的来回折腾，使其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性格展露无余。这一小品结构与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在2007年春晚表演的小品《拜年》有异曲同工之处。

《空空拜年》这个节目是从《直通春晚》中选拔出来的，表演者是腹语大师刘成。由于已经在《直通春晚》中看过，所以缺乏新鲜感。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2013年蛇年春晚中，潘长江和蔡明表演的小品《想跳就跳》，蔡明就运用了腹语这一艺术样式，所以，这个节目毫无新意可言。

从“假唱”到节目形式雷同，从歌舞类节目的密集出现到语言类节目的大幅减少，一向以语言著称的冯导其策略让人费解，但可以理解：语言类节目尺度受多方面限制，难以大展拳脚。而歌舞类节目则安全得多，并且更加能够衬托过年的热闹场面，实为应景之作。

冯小刚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自己对春晚的改变最多只有10%。结果，这10%几



华语文艺界的确正在经历这一场价值观与艺术观的混乱。在全民拜物的背景之下，在票房压力的驱动下，在资本之剑高悬的形态下，艺术家与艺人在金钱与艺术修养的双重压力下首鼠两端，坚持艺术梦想的人很难熬得住艰苦修炼最终一无所得的炼狱，而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便能割那盆钵满满的现实，又令人情不自禁地一路下行。周立波、郭敬明和柳岩式的成名，令诸多正经艺人都无从正面直视艺术的前程，惟有追逐钱程。

——冯小刚的春晚及春晚的命运，《时代周报》，2014.02.20

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终把最佳影片金熊奖给了《白日焰火》。主演廖凡从评委梁朝伟手中接过最佳男演员银熊奖，成为柏林电影节史上第一位华人“影帝”。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评价是比较一致

春晚不可承受之重



乎都用在晚会的开篇。往年春晚通常都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型开场舞作为开篇，而冯氏春晚则打破了这一惯例，上来就是一段开场短片《春晚是什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给春晚打上了鲜明的冯氏烙印。

片中不仅有葛优、李雪健、范伟、陈道明、姚晨等冯小刚的老朋友，还有姚明、林丹、马云等各界名人，普通老百姓也穿插其中发言，各自阐述心目中的春晚概念。葛大爷一贯冷幽默：“春晚不就是春节的晚上么？”退下小品舞台的范伟则一身轻松：“今年就当观众了。”更令观众感到亲切的是，冯小刚借片中人物之口对春晚进行了吐槽。“看什么春晚，俗气！”“春晚看什么？吐槽啊！”这样的表达让春晚不再显得“高大上”，而是充满了人情味和趣味。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冯小刚在给自己做铺垫：“人家一上来就自我吐槽了，已经把姿态降到尘埃里了，您还好意思再接着骂么？”

自1983年，央视首届春晚亮相荧屏，几乎每年都是国人除夕夜的一道大餐。很长时间，举国上下，所有频道，在除夕夜只有一台节目。80年代，如同“冬天里的一把火”，诉说着国人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90年代在“无所适从”中，维持着低端的快乐；而到了21世纪“零年代”，则在“不差钱”的笑声中娱乐着大众。春晚，越来越被国人诟病，可大年三十，拿着遥控器从头到尾，都是春晚。一边骂一边看，感慨着一年不如一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很小，21寸已是土豪机，彩色的是镶金边土豪机。节目少，信号差，农村家家户院的院子里竖着七八米高的信号杆，顶端捆着造型各异的接收器，春晚期间，一旦屏幕雪花跳动，就得派出一人转动信号杆，满天找信号。彼时，哪个地方电视台也没有能力像央视一样振臂一挥就能笼络各路明星。明星和群众之间的壕沟比根号3开方还要长，狗仔这俩字还没从字典里淡出对象，你总觉得明星是供在神龛上，不食人间烟火，从杂志里抠个小像都倍觉珍惜。

春晚是“定式”，可如今的时代，观众却是“活”的。实话说，如今千家万户电视机的使用率，较几年前已是大大减少，大多数家庭固然还在春晚时段开着电视，许多却不过将春晚当做年夜饭的“背景音乐”，不少人更选择上网看直播，边看边在微博、微信上吐槽。某种程度上，除夕之夜“精神年夜饭”的主菜，已不再是众口难调的春晚，而是各家各户的亲情互动、自娱自乐，甚至微博、微信上针对春晚的挑剔和调侃了。

春晚地位今不如昔的原因是春晚质量本身？还是观众自身心态眼界的變化？31年春晚折射的是怎样的时代特色与国人心理？13亿人每年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的坚持和守望，究竟为了什么？

著名文化评论家朱大可认为：“三十年

春晚流变折射时代危机，80年代的春晚是希望型的，它以歌舞和相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中国未来自由、富有、幸福的信念；90年代的春晚是应景型的，在丧失信念核心的情形下，它只能靠东北小品的‘忽悠’，来维系一种低端的快乐；21世纪零年代的春晚，进一步成为权威声音的代言工具，90年代的价值空洞化效应，在零年代被急剧放大。小品开始衰败，而魔术出现了。这种三流魔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揭示了春晚‘三流化’和‘魔术化’的趋势，并且逐渐失去了民众的审美信任。对于中国人来说，春晚是一根典型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今，我们好像看到了某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态势：从网络春晚和农民春晚，到各省台自己的春晚，各种新型春晚开始涌现，颠覆了央视的春晚霸权，给民众以更多的公共文化选择。这显然是一种迟到的进步。”

对于中国人而言，回家过年和看春晚之间划着约等号。在这个象征着大团结和大联欢，甚至带着一丝莫名的政治味道的节日目前，所有的家人聚在一起，小朋友、老人家都有的看，这是斗地主和剥花生不能解决的。对中国人来说，春晚更像是一个仪式，哪怕这个形式化要进行到底，也唯有春晚。时代变迁下，春晚的直播屏幕前，小朋友在刷屏，大人在刷手机，老人体验着新时代的怪异团聚气氛，但至少一家人都还在一起。



三

对于马年春晚收视率降低的现实，央视方面试图找出种种理由自我辩解，比如声称“当晚全国有202家电视台对春晚进行同步播出”，意思是春晚遭遇收视分流，因此收视率降低。

事实上，既然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春晚收视率下降已是必然趋势，那么这本身就不值得央视过于懊恼。对于模式已经高度定型的春晚来说，单凭以快人快语、语言犀利著称的冯小刚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撼动其根基，实现令人耳目一新的华丽转身，其所提出的“真诚、温暖、振奋、好玩”的八字方针，早先是吸引人们观看春晚的一剂鸡血，而后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吐槽春晚今不如昔的一地鸡毛。

收视率下降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可看作一个好消息。至少央视可以放下“武林至尊”的沉重包袱，清晰地认识到，一台晚会、一个电视节目，总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经历了巅峰，也不可避免地会迎来谷底。不要再拿什么“国家项目”自我加压，别总端着“高大上”的架子，走下自我设置的神坛，可能更利于今后的春晚发展。

2013年7月12日下午，央视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马年春晚导演阵容。其中，冯小刚在致辞中说：“导演春晚是做义工，不怕被骂。我很荣幸，感谢大家，就不感谢领导了。顶着骂名干这个，领导应该感谢我！”

确实，领导真应该感谢 **坐观天下** 冯导。

的。他们说我总是比较笨。我理解笨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是说我这个人干什么事都把自己搞得很苦，很累，有点轴。让人有点儿心疼。

——廖凡：笨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南方周末》，2014.02.20

谈到《纸牌屋》的魅力，庾政认为，首先在于它紧凑的剧情，“个性鲜明的人物，有力有趣的对话，几乎每一集都是一个精彩的单独故事，但又紧密联系，环环相扣，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观众的某种需求，对美国高层政治生活和高层政治的窥伺，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只能想象而无法目睹的场景，感到新奇和刺激。因为原作者身份的特殊，又增加了它的真实性。”凯文·史派西饰演了安德伍德，他诠释的角色很出彩，庾政表示，对于自己的写作也有一定



帮助，“这个角色最吸引人的是他的政治智慧，处理各种纷繁问题时的办法，跻身各类人物、各种矛盾中游刃有余，即使是他厚黑的一面，也让人有很强的代入感。”

——《纸牌屋》为什么那么火？，《华商报》，2014.02.23 **报刊精粹**